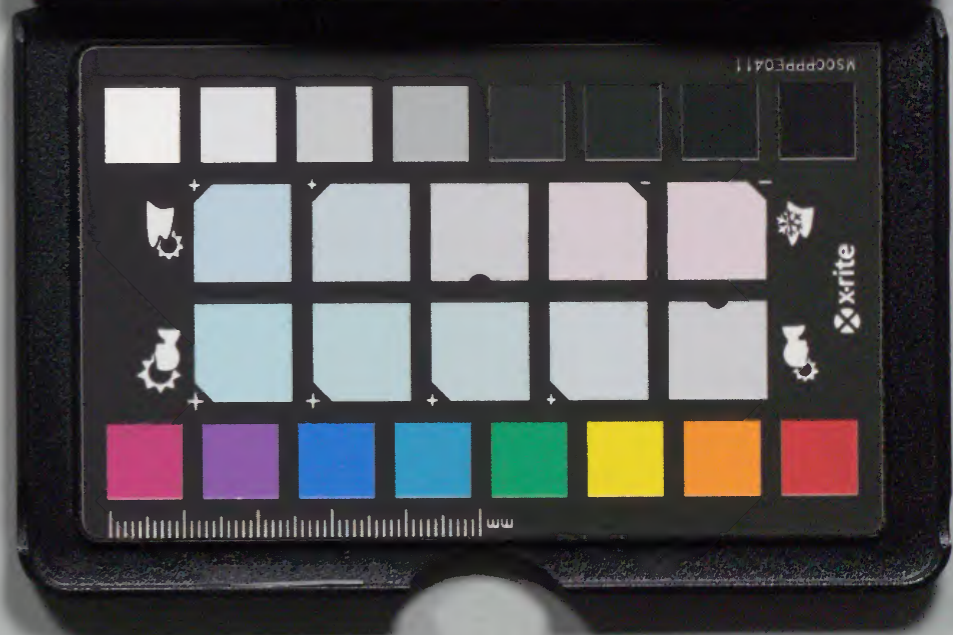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世四之世五

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冊數	16 ( 14 )	
函號	附	5 5



第二十四

一文錢小隙造奇寬

世上何人會此言

等閒倒盡十分酒

物外烟霞為伴侶

他時功滿歸何處

這入句詩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誰姓呂名崑號

洞賓岳州河東人氏大唐咸通中應進士舉遊長安

酒肆遇正陽子鍾離先生點破了黃梁夢知宦途不

足戀遂求度世之術鍾離先生恐他立志未堅十遍

人今日  
不願明日  
誰惜三千年後之人

試過知其可度欲授以黃白秘方使之點石成金濟世利物然後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洞賓問道所點之金後來還有變異否鍾離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後還歸本質洞賓愀然不樂道雖然遂我一時之願可惜誤了三千年後遇金之人弟子不願受此方也鍾離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盡在於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分付道汝遊人間若遇兩口之便是你的弟子遍遊天下從沒見有兩口之人今汝姓呂即其人也遂傳以分合陰陽之妙洞賓修煉丹成發誓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肯上昇從此混迹塵

地藏

途自稱為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着呂字嘗遊長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錢向市上大言我有長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錢滿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爭以錢投罐罐終不滿衆皆駭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車子錢從市東來戲對道人說我這車子錢共有千貫你罐裡能容之否道人笑道連車子也推得進何況錢乎那僧不以爲然想着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車兒明明是說謊道人見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若道个肯字不愁這車子不進我罐兒裡去此時衆人聚觀者極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誰人肯信

都去攙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無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將罐子側着，將罐口向着車兒，尚離三步之遠，對僧人道：你敢道三聲肯么？僧人連叫三聲肯，每叫一聲肯，那車兒便近一步。到第三個肯字，那車兒却像罐內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滾入罐內去了。衆人一個眼花，不見了車兒，發聲喊齊道：奇怪，奇怪，都來張那罐口，只見裡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悅之意，問道：你那道人是神仙，還是幻術？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

非術亦非幻

天地有終窮

桑田經幾變

此身非吾有

財又何足戀

苟不從吾遊

騎鯨騰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個妖術，欲同衆人執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捨得這車子錢財麼？我今還你就是。遂索紙筆，寫一道符，投入罐內，喝聲出出，衆人千百隻眼睛看着罐口，並無動靜。道人說道：這罐子貪財，不肯送將出來，待貧道自己去討來還你。說聲未了，聳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萬丈深潭，影兒也不見了。那僧人連呼道人出來，道人快出來，罐裡並不則聲。僧

意天法

人大怒提起鐵罐兒向地下一擲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見道人也不見車兒連先前眾人布施的散錢並無一個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有字帑一幅取來看時題得有詩四句道

尋真要識真

見真渾未悟

一笑再相逢

驅車東平路

眾人正在傳觀只見字跡漸滅須臾之間連這幅白紙也不見了眾人纔信是神仙一闕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脫了一車子錢財意氣沮喪忽想着詩中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之語汲汲回歸行到東平路上

家人惜  
比在家  
人更倍

認得自家車兒車上錢物宛然分毫不動那道人立於車傍舉手笑道相待久矣錢車可自收之又嘆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錢如此更有何人不愛錢者普天下無一人可度可憐哉可痛哉言訖騰雲而去那僧人驚呆了半晌去看那車輪上每邊各有一口字二口成呂乃知呂洞賓也懊悔無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

世間難得捨財人

方纔說呂洞賓的故事因為那僧人舍不得這一車子錢把個活神仙當面挫過有人論這一車子錢豈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還有一文錢也舍不

得○的○依○在○下○看○來○舍○得○一○車○子○錢○就○從○那○舍○得○一○文○  
 錢○這○一○念○推○廣○上○去○舍○不○得○一○文○錢○就○從○那○舍○不○得○  
 一○車○子○錢○這○一○念○笑○計○入○來○不○要○把○錢○多○錢○少○看○做○  
 兩○樣○如○今○聽○在○下○說○這○一○文○錢○小○小○的○故○事○列○位○看○  
 官○們○各○宜○警○醒○懲○念○空○慾○且○休○望○超○凡○入○道○也○是○保○  
 身○保○家○的○正○理○詩○云○

不爭閒氣不貪錢

舍得錢時結得緣

除却錢財煩惱少

無煩無惱即神仙

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個馬頭去處  
 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瓷器為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

蘇杭各處販賣儘有利息就中卓表一人叫做丘乙  
 大是窰戶家一个做手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  
 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  
 在一个冷巷裡儘可度日有餘那楊氏年三十六歲  
 貌頗不醜也肯與人活動只為老公利害只好背地  
 裡偶一為之却不敢明當做事所生一子名喚丘長  
 兒年一十四歲資性愚魯尚未會做活只在家中走  
 跳忽一日楊氏患肚疼思想椒湯喫把一文錢教長  
 兒到市上買椒長兒拿了一文錢纔走出門剛剛遇  
 着東間壁一般做磁胚劉三旺的兒子叫做再旺也

走出門來，那再旺年十三歲，比長見到乖巧，平日喜的是擲錢耍子，怎的樣擲錢，也有八個六個，擲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謂之渾成，也有七個五個，擲去一背一字，問花兒去的，謂之背間。再旺和長兒閒常有錢時，多曾在巷口一個空堦頭上耍過來，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常時耍錢去處，再旺又要和長兒耍子。長兒道：我今日沒有錢在身邊，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長兒道：孃肚疼，教我買椒泡湯喫。再旺道：你買椒，一定有的錢。長兒道：只有得一文錢。再旺道：一文錢也好，耍我也把一文與你賭，個背字兩背的便都贏去，兩

聞賭近盜  
奸近殺誰  
知賭亦近  
衆也

字便輸一字一背不笑。長兒道：這文錢是要買椒的，倘或輸與你，把什麼去買。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贏了，是造化，若輸了時，我借與你，下次還我就是。長兒一時不老成，就把這文錢撒在地上，再旺在兜肚裡也摸出一個錢，丟下地來。長兒的錢是個背，再旺的錢是個字。這擲錢也有先後常規，該是背的先擲。長兒見檢起兩文錢，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聲背，擲將下去，果然兩背。長兒贏了，收起一文，畱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裡摸出一文錢來，連地下這文錢揀起，一般樣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

指指住，由一曲腰，叫聲背，擲將下去，却是兩個字，文是再旺輸了。長兒把兩個錢都收起，和自己這一文錢，共是三個。長兒贏得順溜，動了賭興，問再旺還有錢麼？再旺道：錢儘有，只怕你没造化，贏得當下伸手在兜肚裡摸出十來個淨錢，捻在手裡，嘖嘖誇道：好錢好錢！問長兒還敢擲麼？又丢下一文來。長兒又擲了兩背，第四次再旺擲，又是兩字，一連擲了十來次，都是長兒贏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長兒笑容滿面，拿了錢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攔住道：你贏了我許多錢，走那里去？長兒道：孃肚疼。

等椒湯喫，我去去，閒時再來。再旺道：我還有錢在腰裡，你贏得時都送你。長兒只是要去。再旺發起喉急來，便道：你若不肯擲，時還了我的錢，便罷。你把一文錢來騙了我許多錢，如何就去？長兒道：我是擲得有采，須不是白奪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裡錢盡數取出，約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塚兒堆在地下，道：待我輸盡了這些錢，便放你走。長兒是小廝家，眼孔淺，見了這錢，不覺貪心又起。况且再旺抵死纏住，只得又擲。誰知風無常順，兵無常勝。這番采頭，又輪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雖則中間互有勝負，却是再旺



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

贏得多，到結未來，這十二文錢依舊被他復去。長兒  
剛剛原剩得一文錢，自古道：賭以氣勝。初番長兒擲  
贏了一兩文，膽就壯了。偶然有些采頭，就連贏數次。  
到第二番，又擲時，不是他心中所願，況且着了個貪  
心，手下就覺有些矜持，到一連擲輸了幾文，去一個  
舍不得一個，又添了個吝字，氣便索然。怎當再旺一  
股，憤氣又且稍麤，膽壯自然贏了。大凡人富的好過  
貧的好過，只有先富後貧的最是難過。據長兒一文  
錢起手時，贏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連得了十二文  
錢，一拳頭捻不住，就似白手成家，何等歡喜，把這錢

不看做儻來之物，就認作自己東西，重複輸去，好不  
氣悶。痴心還想再像初次贏，將轉來就是輸了。他原  
許下借我的，有何不可？這一交合，該長兒擲了，忍不  
住，按定心坎，再復一擲，又是二字，心裡着忙，就去搶  
那錢。手去遲些，先被再旺搶到手中，都裝入兜肚裡  
去了。長兒道：我只有這文錢要買椒的，你原說過贏  
時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長兒先前贏了他十  
二文錢，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氣，君子報讐，直待三年  
小人報讐，只在眼前。怎麼還肯把這文錢借他？把長  
兒雙手攔開，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長

兒且哭且叫也回身進巷扯住再旺要錢兩個扭做一堆厮打

孫龐鬪智誰為勝

楚漢爭鋒那個強

却說楊氏專等椒來泡湯喫望了多時不見長兒回來覺得肚疼定了走出門來張看只見長兒和再旺扭住厮打罵道小殺才教你買椒不買到在此尋鬧還不撒開兩個小厮聽得罵都放了手再旺就閃在一邊楊氏問長兒買的椒在那里長兒含着眼淚回道那買椒的一文錢被再旺奪去了再旺道他與我攤錢輸與我的楊氏只該罵自己兒子不該攤錢不該慳別人况且一文錢所值幾何既輸了去只索罷休单因楊氏一時不明惹出一場大禍展轉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

人能百忍自無憂

楊氏因等候長兒不來一肚子惡氣正沒出豁聽說贏了他兒子的一文錢便罵道天殺的野賊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孃趁漢却來騙我家小厮攤錢口裡一頭說一頭便扯再旺來打恰正抓住了兜肚鑿下兩個栗暴那小厮打急了把身子負壓撲却掙斷了兜肚帶子落下地來索郎一聲響兜肚子裡面的錢撒

做一地楊氏道只還我那一文便了長兒得了孃的口氣就勢搶了一把錢奔進自屋裡去再旺就叫起屈來楊氏趕進屋裡喝教長兒還了他錢長兒被孃逼不過把錢望着街上一撒再旺一頭哭一頭罵一頭檢錢檢起時少了六七文錢情知是長兒藏下攔着門只顧罵楊氏道也不見這天殺的野賊種恁地撒潑把大門關上走進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門又罵了一回哭到自屋裡去母親孫大孃正在竈下燒火問其緣故再旺哭訴道長兒捨了我的錢他的孃不說他不是到罵我天殺的野賊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孃趁漢孫大孃不聽時萬事全休一聽了這句不入耳的言語不覺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原來孫大孃最痛兒子極是護短又兼性暴能言快語是个攬事的女都頭若相罵起來一連罵十來日也不口乾有名叫做綽板婆他與丘家只隔得三四個間壁居住也曉得楊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為從無口面不好發揮出來一聞再旺之語太陽裡爆出火來立在街頭罵道狗潑婦狗淫婦自己瞞着老公趁漢子我不管你罷了到來謗別人老孃

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爭氣前門不進師姑後門不  
進和尚拳頭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馬過不像你  
那狗淫婦人硬貨不硬表壯裏不壯作成老公帶了  
綠帽兒羞也不羞還虧你老着臉在街坊上罵人便  
臊賤時也不是急般做作我家小厮年小連頭帶腦  
也還不勾與你補空你休得纏他臊發時還去尋那  
舊漢子是多尋幾遭多養了幾個野賊種大起來好  
做賊一聲潑婦一聲淫婦罵一個路絕人稀楊氏怕  
老公不敢攬事又沒處出氣只得罵長兒道都是你  
那小天殺的不學好引這長子歸開口提起木柴把

長兒劈頭就打打得長兒頭破血淋豪淘大哭丘乙  
大正從窩上回來聽得孫大孃叫罵側耳多時一句  
句都聽在肚裡想道是那家婆孃不秀氣替老公粧  
幌子惹這綽板婆叫罵及至回家見長兒啼哭問起  
緣繇到是自家家裡招攬的是非丘乙大是個硬漢  
怕人耻笑聲也不噴氣忿忿地坐下遠遠的聽得罵  
聲不絕直到黃昏後方纔住口丘乙大喫了幾碗酒  
等到夜深人靜叫老婆來盤問道你這賤人瞞着我  
幹得好事趣的許多漢子姓甚名誰好好招將出來  
我自去尋他說話那婆孃原是怕老公的聽得這句

丘乙大亦  
是一股正  
氣但少細  
引耳

話分明似半空中響一個霹靂戰兢兢還敢開口丘  
乙大道潑賤婦你有本事偷漢子如何沒本事說出  
來若要不知除非莫爲瞞得老公瞞不得隣里今日  
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說來也得我心下明白楊氏  
道沒有這事教我說誰來丘乙大道真個沒有楊氏  
道沒有丘乙大道既是沒有時他們如何說你你如  
何恁他說不則一聲顯是心虛口軟應他不得若是  
個沒有是他們作說你時你今夜弔死在他門上  
表你清白也出脫了我的醜名明日我好與他講  
加婆孃怎肯走動流下淚來被丘乙大三兩個把

掌攔出大門把一條麻索丟與他叫道快死快死不  
死便是戀漢子了說罷關上門兒進來長兒要來開  
門被乙大頓栗暴打得哭了一場睡去了乙大有  
了幾分酒意也自睡了單擲楊氏在門外好苦上天  
無路入地無門千不是萬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  
死別無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時恐怕天明慌慌張張  
的取了麻索去認那劉三旺的門首也是將死之人  
失魂顛智劉家本在東間壁第三家却錯走到西邊  
去走過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見門面與劉家相像忙  
忙把幾塊亂磚襯腳搭上麻索子簷下繫頸自盡

可憐伶俐婦人只爲一文錢鬪氣喪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惡死鬼 人間不見畫花人

却說西隣第七家是个打鐵的匠人門首這匠人渾  
名叫做白鐵每夜四更便起來打鐵偶然開了大門  
撒潑忽然一陣冷風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時喫了  
一驚

不是碓礪塲中鮑老 也像鞦韆架上佳人  
簷下掛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來的好不怕人猶  
恐是眼花轉身進屋點个亮來一照原來是新縊的  
婦人咽喉氣斷眼見得救不活了欲待不去照管他

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見却不是一場飛來橫禍非不  
清的官司思量一計將他移在別處與我便無干了  
耽着驚恐上前去解這麻索那白鐵本來有些蠻力  
輕輕的便取索解來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祥  
向一家門前下頭也不回竟自歸家兀自連打幾  
个寒噤不敢打了復上床去睡臥不在話下且  
說丘乙大黑蚤起來開門打聽老婆消息走到劉三  
旺門前並無動靜直走到巷口也沒些踪影又回來  
坐地尋思莫不是這賤婦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  
門稀少又是黑暗裡如何行動又想道他若不死時

麻索必然還在。再到門前看時，地下不見了麻繩，定是死在劉家門首。被他知覺，藏過了尸首，與我白賴。又想劉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綽板婆和那小廝在家。那有力量搬運？又想道：虫蟻也有幾隻，脚兒豈有人無幫助？且等他開門出來，看他什麼光景。見貌辨色，可知就裡。等到劉家開門，再旺出來，把錢去市心裡買饅饅點心，並不見有一些驚慌之意。丘乙大心中委決不下，又到街前街後閒蕩打探一回，並無影響。回來看見長兒還睡在床上打鼾，不覺怒起，掀開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這小廝睡夢裡直跳起來。丘

乙道：孃也被劉家逼死了，你不去討命，還只管睡這句話，分明丘乙大教長兒去惹事。看風色，長兒聽說孃死了，便哭起來，忙忙的穿了衣服，帶着哭，一徑直趕到劉三旺門首。大罵道：狗娼根，狗淫婦，還我孃來。那綽板婆孫大孃見長兒罵上門，如何耐得急，趕出來罵道：千人射的野賊種，敢上門欺負老孃麼？便揪着長兒頭髮，却待要打。見丘乙大過來，就放了手。這小廝滿街亂跳亂舞，帶哭帶罵，討孃。丘乙大已耐不住，也罵起來。綽板婆怎肯相讓，旁邊鑽出個再旺來，相幫兩下乾罵一場。鄰里勸開，丘乙大教長兒看守。

家禮自去街上火人寫了狀詞趕到浮梁縣告劉三  
旺和妻孫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狀詞差人拘拿原  
被告和隣里干証到官審問原來綽板婆孫氏平昔  
口嘴不好極是要冲撞人隣里都不歡喜因此說話  
中間未免偏向丘乙大幾分把相罵的事情增添得  
重大了隱隱的將這人命射實在綽板婆身上這大  
尹見衆人說話相同信以爲實錯認劉三旺將尸藏  
匿在家希圖脫罪差人搜檢連地也翻了轉來只是  
搜尋不出故此難以定罪且不用刑將綽板婆拘禁  
差人押劉三旺尋訪楊氏下落丘乙大討保在外這

場官司好難結哩有分教

綽板婆消停口舌

磁器匠擔誤生涯

這事且閣過不題再說白鐵將那尸首却撇在一個  
開酒店的人家門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紀六十餘歲  
有個媽媽靠着賣酒過日是夜睡至五更只聽得叩  
門之聲醒時又不聽得剛剛合眼却又聞得闐闐聲  
叩響心中驚異披衣而起卽喚小二起來開門觀看  
只見街頭上不橫不直攬着這件物裏王公還道是  
個醉漢對小二道你仔細看一看還是遠方人是近  
處人若是左近鄰里可叩他家起來扶了去小二依



言俯身下去認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細見頸邊拖着麻繩却認做是條馬鞭便道不是近邊人想是個馬夫王公道你怎麼曉得他是个馬夫小二道見他身邊有根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處人由他罷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時却拿不起只道壓在身底下儘力一扯那尸首直豎起來把小二嚇了一跳叫道阿呀連忙放手那尸撲倒下去了連王公也喫一驚問道這怎麼說小二道是根鞭兒要拿他的不想却是縊死的人頸下懸的繩子王公聽說慌了手脚欲待叫破地方又恐

頭官司惹在身上不報地方這事洗身不清便與小二商議小二道不打緊只教他離了我這里就没事了王公道說得有理還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道撒他在河裡罷當下二人動手直擡到河下遠遠望見岸上有人打着燈籠走來恐他撞見不管三七二十一撒在河邊奔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岸上打燈籠來的是誰那人乃是本鎮一个大戶叫做朱常為人奸詭百出變詐多端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兒因與臨縣一个姓趙的人家爭田這一蚤要到田頭去割稻同着十來个家人拿了許多扁挑索子

鎌刀正來下舡，那提燈的在前走下岸來，只見一人橫倒在河邊，也認做是個醉漢，便道：「這該死的，貪這樣膿血，若再一個翻身，却不滾在河裡，送了性命，內中一個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幫手，他只因道醉漢身邊有些錢鈔，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腰下，却冰一般冷，嚇得縮手不迭，便道：「元來死了朱常，聽說是死人，心下頓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嚷，把燈來照看，是老的，是少的？」眾人在燈下仔細打一認，却是個縊死的婦人。朱常道：「你們把他頸裡繩子快解掉，扛下舡裡去藏好。」眾人道：「老爹，這婦人

正不知是甚人謀死的，我們如何却到去招攬是非？」朱常道：「你莫管，我自有用處。」眾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繩，叫起看舡的，扛上舡，藏在舡裡，將平基蓋好。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婦子，叫五六个來。」卜才道：「這二三十畝稻，勾什麼砍，要這許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來，我自有用處。」卜才不知是甚意見，即便提燈回去，不一時，叫到坐了一舡，解纜開舡，兩人蕩槳，離了鎮上，眾人問道：「老爹，載這東西去，有甚用處？」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趙家定來攔阻，少不得有一場相打，到告狀結殺，如今天賜這東西與我，豈不省了打官

司還有許多妙處衆人道老爹怎見省了打官司又有妙處朱常道有了這尸首時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你們也有些財采他若不見機弄到當官定然我們占個上風可不好麼衆人都喜道果然妙計小人們怎省得正是

算定機謀婢自己

安排圈套害他人

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曉得什麼利害聽見家主說得都有財采當做籠中取鷺手到擒來的事樂極了巴不得趙家的人這時就到舡邊來廝鬧便好銀子心急裏狠蕩起槳來這舡恰像生了七八個翅膀一般頃刻就飛到了此時天色漸明朱常教把舡歇在空濶無人居住之處離田中尚有一箭之路衆人都上了岸尋出一條一股連一股斷的爛草繩將舡纜

在一棵草根上止畱一人坐在舡上看守衆男女都下田碎稻朱常遠遠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元來這地方叫做鯉魚橋離景德鎮止有十里多遠再過去里許又喚做太白村乃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所管因是兩省交界之處人民錯壤而居與朱常爭田這人名喚趙完也是個大富之家原是浮梁縣人戶却住在婺源縣地方兩縣俱置得有田產那爭的田止

得三十餘畝，乃趙完族兄趙字的，先把來抵借了朱常銀子，却又賣與趙完，恐怕出醜，就攬來佃種。兩邊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兩家相爭。這稻子還是趙寧所種，說話的這田在趙完屋腳頭，如何不先斫了，却畱與朱常來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趙完也是个強橫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這田是明中正契買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戶，料必不敢來斫稻，所以放心托膽。那知朱常又是個專在虎頭上做窠，要喫不怕死的魍魎，竟來放對。正在田中砍稻，蚤有人報知趙完。趙完道：「這廝真是喫

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膽，敢來我這裡撩撥。想是來送死麼？」兒子趙壽道：「爹自古道：來者不惧，懼者不來也。」莫輕覷了他。趙完問報人道：「他們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來個男子，六七个婦人。」趙完道：「既如此，也教婦人去男對男，女對女，都拿回來，敲斷他的孤拐，連艇都拔他上岸。那時方見我的手段，即便喚起二十多人，十來個婦人，一个个麤脚大手，裸臂揎拳，如疾風驟雨而來。趙完父子隨後來看，且說衆人遠遠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賊，不要走。」朱常家人媳婦看見趙家有人來了，連忙住手，望河邊便跑到得

岸傍朱常連叫快脫衣服衆人一齊卸下堆做一處  
叫一個婦人看守覆身轉來叫道你來你來若打輸  
與你不爲好漢趙完家有个雇工人叫做田牛兒自  
恃有些氣力搶先飛奔向前朱家人見他勢頭來得  
勇猛兩邊一閃讓他冲將過來纔讓冲進時男子  
婦人一裹轉來圍住田牛兒叫聲來得好提超升籬  
般拳頭揀着个精壯村夫面上一拳打去只指望先  
打倒了一个硬的其餘便如催枯拉朽了誰知那人  
却也來得拳到面上時將頭畧偏一偏這拳便打个  
空剛落下來就順手牽羊把拳留住田牛兒掙脫不

得急起左拳來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兩邊扯  
開田牛兒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  
的扯到像入擡入綽一般脚不點地竟拿上船那爛  
草繩繫在草根上有甚勦骨初踏上船就斷了船上  
人已預先將篙攔住衆人將田牛兒納在艙中亂打  
趙家後邊的人見田牛兒捉上艇去蜂擁趕上船搶  
人朱家婦女都四散走開放他上去說時遲那時快  
攔篙的人一等趙家男子婦人上齊艇時急掉轉篙  
望岸上用力一點那艇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蕩開  
去人衆艇輕三四幌便翻將轉來兩家男女四十多

人盡都落水，這些婦人各自掙扎上岸，男子就在水  
中相打，縱橫攪亂，激得水濺起來，恰如驟雨相似。把  
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話上岸來說。  
正打之間，卜才就人亂中，把那縊水婦人尸首直攬  
過去，便喊起來道：「地方救護，趙家打死我家人了。」朱  
常同那六七个婦人在岸邊接應，一齊喊叫，其聲震  
天動地。趙家的婦人正絞擠濕衣，聽得打死了人，帶  
水而逃。水裡的人，一个个嚇得膽戰心驚，正不知是  
那個打死的，巴不能擺脫逃走。被朱家人乘勢追打  
喫了老大的虧，掙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時只恨父母

少生了兩隻脚兒，朱家人欲要追赶，朱常止住道：「如  
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來，擡放他家  
屋裡了再處。」眾人把尸首拖到岸上，卜才認做妻子，  
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撈起舡上篙槳之類，寄頓  
佃戶人家，又對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鄰里，都是親眼  
看見活打死的，須不是誣陷趙完。」倘到官司時，少不  
得要相煩，做个證見。但求實說罷了，這幾句，乃朱常  
引人來，兜攬處和的話。此時內中，若有个有力量的，  
出來擔當，不教朱常把尸首擡去趙家，說和這事，也  
不見得後來害許多人的性命。只因趙完父子平日

是個難說話的，恐怕說而不聽，反是一場沒趣。况又不曉得朱常心中是甚樣個意見，故此並無一人招攬。朱常見無人招架，教眾人穿起衣服，把尸首用蘆蓆捲了，將繩索絡好，四人扛着，望趙完家來。看的人隨後跟來，觀看兩家怎地結局。

銅盆撞子鐵掃帚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趙完父子隨後走來，遠望着自家人追趕朱家的人，心中歡喜，漸漸至近，只見婦女家人渾身似水，都像落湯雞一般，四散奔走。趙完驚訝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急那步上前，眾人看見亂

喊道：「阿爹不好了，快回去罷。」趙壽道：「你們怎地恁般沒用，都被打得這模樣？」眾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却怎處？」趙完聽見死了個人，嚇得就酥了半邊，兩隻脚就像釘了，半步也行不動。趙壽與田牛兒兩邊挾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纔開言問道：「如何就打死了人？」眾人把相打翻艇之事細說一遍，又道：「我們也沒有打婦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趙完心中沒了主意，只叫：「這事怎好？」那時合家老幼都叢在一堆，人人心下驚慌。正說之間，人進來報，朱家把尸首擡來了，趙完又喫這一嚇，恰像打

坐的禪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動、自古道、物極則反、人急計生、趙壽忽地轉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對付他的計較在此、便對衆人道、你們都向外邊閃過、讓他們進來之後、聽我鳴鑼爲號、畱幾個緊守門口、其餘都趕進來拿人、莫教走了一個、解到官司、見許多人白日搶劫、這人命自然從輕、衆人得了言語、一齊轉身、趙完恐又打壞了人、分付只要拿人、不許打人、衆人應允、一陣風出去、趙壽止畱下一個心腹義孫趙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婦女妻小打發進去、分付不要出來、趙完對兒子道、雖則告他白日打搶、終是人命爲重、只怕抵當不過、趙壽走到耳根前、低道、如今只消如此這般、趙完聽了大喜、不覺身子就健旺起來、乃道、事不宜遲、快些停當、趙壽先把各處門戶閉好、然後尋了一把斧頭、一個棒槌、兩扇板門、都已完備、方教趙一郎到厨下、叫出一個老兒來、那老兒名喚丁文、約有六十多歲、原是趙完的表兄、因有了個懶黃病、喫得做不得、却又無男無女、捱在趙完家燒火、博口飯喫、當下那老兒不知頭腦、走近前問道、兄弟有甚話、趙完還未答應、趙壽閃過來、提起棒槌、看正太陽、便是一下、那老兒只叫得聲阿呀、



翻身跌倒趙壽趕上又復一下登時了帳當下趙壽  
動手時以爲無人看見不想田牛兒的孀田婆就住  
在趙完宅後聽見打死了人恐是兒子打的心中着  
急要尋來問个仔細從後邊走出正撞着趙壽行兇  
嚇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聲阿彌陀佛青  
天白日怎做這事趙完聽得回頭看了一看把眼向  
兒子一顛趙壽會意急趕近前照頂門一棒槌打倒  
腦漿鮮血一齊噴出還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脚眼  
見得不能勾活了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了兩條  
性命正是

耐心終有益

任意定生灾

且說趙一郎起初喚了老兒時不道趙壽懷此惡念  
驀見他行兇驚得直縮到一壁角邊去了老兒剛剛  
完事接脚又撞个田婆來湊成一對他恐怕這第三  
棒槌輪到頭上心下着忙欲待要走這脚上却像被  
千百斤石頭壓住那里移得動分毫正在慌張只見  
趙完叫道一郎快來幫一幫趙一郎聽見叫他相幫  
方纔放下肚腹掙扎得動向前幫趙壽拖這兩個尸  
首放在遮堂背後尋兩扇板門壓好將遮堂都起浮  
了窠臼又分付趙一郎道你切不可洩漏待事平了

好計

把家私分一股與你受用。趙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過日的，怎敢洩漏。剛剛準備停當，外面人聲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趙完三人退入側邊一間屋裡，掩上門兒。張看且說朱常引家人媳婦扛着尸首，趕到趙家，一路打將進去，直到堂中，見四面門戶緊閉，並無一個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裡邊去，拿趙完這老亡人出來，鎖在死尸腳上。衆人一齊動手，乒乒乓乓，將遮堂亂打。那遮堂已是離了窠臼的，不消幾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壓上一層。衆人只顧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趙壽見打下遮堂，把鑼篩

起外邊人聽見，發聲喊搶將入來。朱常聽得篩鑼，只道有人來搶尸首，急掣身出來。衆人已至堂中，兩下你揪我扯，攪做一團。滾做一塊，裡邊趙完三人，大喊田牛兒，你母親都被打死，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兒聽見，急奔來問我母親如何，却在這裡。趙完道：他剛同丁老官走來問我，遮堂打下，壓死在內。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遲一步兒，這時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兒與趙一郎將遮堂搬開，露出兩個尸首。田牛兒看孃時，頭已打開，腦漿鮮血滿地，放聲大哭。朱常聽見，還只道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兩個尸首，着

了忙往外就跑。這些家人媳婦見家主走了，各要攙脫逃走，一路揪扭打將出來。那知門口有人把住，一個也走不脫，都被拿住。趙完只叫莫打壞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喫虧。趙壽取出鏈子繩索，男子婦女鎖做一堂，田牛兒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道：「我把朱常這狗亡八，照依母親打死罷了。」趙完攔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治了，你打他做甚？」教衆人扯過一邊，此時已開動遠近村坊地方鄰里，無有不到趙家觀看。趙完畱到後邊，備起酒飯款待，要衆人具个白晝劫殺公呈。那些人都說：「趙完的親戚佃戶雇工人等，誰敢不依？」趙完連夜裝起四五隻農舡，載了地隣干証人等，把兩隻將朱常一家人鎖縛在船裡，行了一夜，方到婺源縣中。候大尹蚤衙升堂，地方人等先將呈子具上。這大尹展開觀看，一過問了備細，卽差人押着地方并尸親趙完、田牛兒、卜才前去，將三个尸首盛殮了，弔來相驗。朱常一家人都發在舖裡羈候。那時朱常家中自有佃戶報知，兒子朱太星夜趕來看覷，自不必說。有句俗語道得好：官無三日急，那尸棺便弔到了。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驗，隔了半个多月，方纔出牌着地方備辦登場法。

物舖中取出朱常一千人，都到尸場上，仵作人逐一  
看報道，丁文太陽有傷，周圍二寸有餘，骨頭粉碎，田  
婆腦門打開，腦髓漏盡，右肋骨踢折三根，二人實係  
打死，卜才妻子頸下有縊死繩痕，遍身別無傷損，此  
係縊死是實。大尹見報，心中駭異，道：「據這呈子上稱  
說，舡翻落水身死，如何却是縊死的？朱常就稟道：「爺  
爺衆耳衆目所見，如何却是縊死的？這明明仵作人  
得了趙完銀子，妄報老爺。大尹恐怕趙完將別个尸  
首顛換了，便喚卜才，你去認這尸首，正是你妻子的  
麼？」卜才上前一認，回覆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是

昨日登時死的。」卜才道：「是大尹問了詳細，自走下來，  
把三个尸首逐一親驗，仵作人所報不差，暗稱奇怪。  
分付把棺木盖上封好，帶到縣裡來審。大尹在轎上  
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縣坐下，發衆犯都跪在儀門  
外，喚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趙家二命，連  
這婦人也是你謀死的，須從實招來。」朱常道：「這是家  
人卜才的妻子余氏，實被趙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  
人都是見的，如何反是小人謀死？爺爺若不信，只問  
卜才，便見明白。」大尹喝道：「胡說！」這卜才乃你一路之  
人，我豈不曉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夾起來，衆皂隸一

齊答應上前把朱常鞋襪去了，套上夾棍便喊起來。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雖然好打官司，從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實。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大尹錄了口詞，叫跪在丹墀下，又喚卜才進來問道：死的婦人果是你妻子麼？卜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謀死了？詐害趙完。卜才道：爺爺昨日趙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見的。大尹把氣拍在卓上一連七八拍，大喝道：你這誣死的奴才，這是誰家的婦人？你冒認做妻子，詐害別人，你家主已招稱是你把他謀死，還敢巧辯快

以人者何哉

夾起來。卜才見大尹像道士打靈牌一般，把氣拍一片聲亂拍亂喊，將魂魄都驚落了。又聽見家主已招，只得稟道：這都是家主教小人認作妻子，並不干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從實細說。卜才將下廝遇見尸首，定計詐趙完，前後事細說一過，與朱常無二。大尹已知是實，又問道：這婦人雖不是你謀死，也不諛冒認爲妻，詐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與家主打死的，這須沒得說。卜才道：爺爺，其實不曾打死，就夾死小人，也不招的。大尹也教跪下丹墀，又喚趙完并地方來問，都執朱常扛尸到家，乘勢打死。大尹因朱

常造謀詐害趙完事實連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夾起來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將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擬成斬罪下在死囚牢裡其餘十人各打二十板三個充軍七個徒罪亦各下監六個婦人都是杖罪發回原籍其田斷歸趙完代趙寧還原借朱常銀兩又行文關會浮梁縣查究婦人尸首來歷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兒趙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處這三十多畝田不消說起歸他還要紮詐一注大錢故此用這一片心機誰知激變趙壽做出沒天理事來對付反中了他計

當下來到牢裡不勝懊悔想道這蚤若不遇這尸首也不見得到這地位正是

蚤知更有強中手

却悔當初枉用心

朱常料道此處定難翻案叫兒子分付道我想三個尸棺必是釘稀板薄交了春氣自然腐爛你今先去會了諛房捺住關會文書回去教婦女們莫要洩漏這縊死尸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捱至來年四五月間然後罷關去審那時爛沒了縊死繩痕好與他白賴一事虛了事事皆虛不愁這死罪不脫朱太依着父親前去行事不在話下却說景德鎮賣

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幫撇了尸首，指望王公些東西，過了兩三日，却不見說起。小二在口內野唱王公，也不在其意。又過了幾日，小二不見動靜，心中焦躁，忍耐不住，當面明明說道：「阿公前夜那話兒，虧我把去，出脫了還好。若沒我時，到天明地方報知官司，差人出來相驗，饒你硬掙，不使酒錢，也使茶錢，就拌上十來擔涎吐，只怕還不得乾淨哩。如今省了你許多錢鈔，怎麼竟不說起謝我大凡小人度量極窄，眼孔最淺，偶然替人做件事兒，微倖得效，便道是天大功德，就來挾制那人，責他厚報，稍不遂意，便把這事翻局。」

來害往往人家用錯了人，反受其累。譬如小二，不過一時用得些氣力，便想要王公的銀子。那王公若是个知事的，不拘多寡與他些，也就罷了。誰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錢的慳吝，老兒說着要他的錢，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紅頸赤起來了。當下王公見小二要他銀子，便發怒道：「你這人忒沒理，喫黑飯護漆柱，喫了我家的飯，得了我的工錢，便是這些小事，畧走得幾步，如何就要我錢？」小二見他發怒，也就嚷道：「噲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着方，喫得你的飯，賺得你的錢，須不是白把我用的，還有。」

一句話得了你工錢，只做得生活，原不會說替你搜死尸的。王婆便走過來道：「你這蠻子，真個憊懣！自古道：『茄子也。』讓三分老，怎麼一個老人家，全沒些尊卑，一般樣與他爭攘？」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銀子與我，反發喉急，怎不要攘？」王公道：「什麼是我謀死的？要詐我錢？」小二道：「雖不是你謀死，便是擅自移尸，也須有個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來。」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難，只怕你當不起這大門戶。」王公趕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頸就攬，那小二不曾提防，捉脚不定，翻筋斗直跌出門外，磕碎了腦後，鮮血直淌。

小二跌毒了，罵道：「老亡人，虧了我，反打麼？」就地一拾，起一塊磚來，望王公擲去。誰知數合當，然這磚不至不斜，恰恰正中王公太陽，一交跌倒，再不則聲。王婆急上前扶時，只見口開眼定，氣絕身亡。跌脚叫苦，便哭起天來，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一條性命。

揔爲惜財喪命

方知財命相連

小二見王公死了，爬起來就跑。王婆喊叫隣里趕上，拿轉鎖在王公脚上，問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頭哭，一頭將前情說出，又道：「煩列位與老身做主，則个衆人道：『這厮元來恁地可惡，先教他喫些痛苦，然後解』」



官三四个鄰里走上前一頓拳頭脚尖打得半死方纔住手教王婆關閉門戶同到縣中告狀此時紛紛傳說遠近人都來觀看且說丘乙大正訪問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難結心中氣悶這一日聞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繇想道這婦人尸首莫不就是我妻子麼急急走來問見王婆正鎖門要去告狀丘乙大上前問了詳細計筭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門這夜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尸首當朝就不見踪影元來却是你們撇掉了如今有了實據綽板婆却白賴不過了我同你們見官去當下一千人牽了小二直到縣裡次早大

尹升堂解將進去地方將前後事細稟大尹又喚王婆問了備細小二料道情真難脫不待用刑從實招承打了三十問成死罪下在獄中丘乙大稟說妻子被劉三旺謀死正是此日這尸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證見已確要求審結此時婺源縣知會文書未到大尹因沒有尸首終無實據原發落出去尋覓再說小二初時已被鄰里打傷那頓板子又十分利害到了獄中沒有使用又遭一頓拳脚三日之間血崩身死爲這一文錢起又送一條性命

只因貪白鏹

畚自喪黃泉

且說丘乙大從縣中回家，正打白鐵門首經過，只聽得裡邊叫天叫地的啼哭。元來白鐵自那夜擔着驚恐，出脫這尸首，冒了風寒，回家上得床，就發起寒熱，病了十來日，方纔斷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見為這一文錢，又送一條性命。

化為陰府驚心鬼

失却陽間打鐵人

丘乙大問知白鐵已死，嘆口氣道：「恁般一个好漢，只得幾日，却又了帳，可見世人真是沒根的。」走到家裡，單單止有這一个小厮，鬼一般縮在半邊，要口熱水也不能勾，看了那樣光景，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做了。

蓋尸出浮  
梁而此狀  
下浮梁此  
跌意也

這椿拙事，如今又弄得不魁不魁，心下煩惱，連生意也不去做。終日東尋西覓，並無尸首下落。看看捱過幾年，又早五月中旬，那時朱常兒子朱太已在按院告准狀詞，批在浮梁縣審問。行文到婺源縣關提人犯尸棺。起初朱太還不上緊，到了五月間，料得尸首已是腐爛，大大送个東道與婺源縣。諛房起文關解。那趙完父子因婺源縣已經問結，自道沒事，毫無畏懼，抱卷赴理。兩縣解子領了一千人犯三具尸棺，直至浮梁縣當堂投遞。大尹將人犯羈禁，尸棺發置官壇候檢，打發婺源回文，自不必說。不則二日，大尹吊

出衆犯前去相驗那朱太合衙門通買囑了要勝趙  
完大尹到尸場上坐下趙完將浮梁縣案卷呈上大  
尹看了對朱常道你借屍紮詐打死二命事已問結  
如何又告朱常稟道爺爺趙完打余氏落水身死衆  
目共見却買囑了地鄰作作妄報是縊死的那丁文  
田婆自己情誑謀害抵節硬誣小人打死且不要論  
別件但據小人主僕俱被拿住趙完是何等勢力却  
容小人打死二命况死的俱年七十多歲難道恁地  
不知利害只揀垂死之人來打爺爺推詳這上就見  
明白大尹道既如此當時怎就招承朱常道那趙完

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稱是日擡尸首撇在河沿上起釁至今尸首沒有下落莫不就是這個麼暗記在心當下將朱常卜才都責三十照舊死罪下獄其餘家人減徒召保趙完等發落寧家不題且說大尹回到縣中弔出丘乙大狀詞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對果然日子相同撇尸地處一般更無疑惑卽着原差喚到丘乙大劉三旺于証人等監中弔出綽板婆孫氏齊至尸場認看此時正是五月天道監中瘟疫大作那孫氏剛剛病好還行走不動劉三旺與再旺扶挾而行到了尸場上件作揭開棺蓋那丘乙大

認得老婆尸首放聲號慟連連叫道正是小人妻子  
干証地鄰也道正是楊氏大尹細細鞫問致死情繇  
丘乙大咬定劉三旺夫妻登門打罵受辱不過以致  
縊死劉三旺孫氏又苦苦折辯地鄰俱稱是孫氏起  
釁與劉三旺無干大尹喝教將孫氏撥起那孫氏是  
新病好的人身子虛弱又行走這番勞碌過度又費  
唇費舌折辯漸漸神色改變經着拶子疼痛難忍一  
口氣收不來翻身跌倒嗚呼哀哉只因這一文錢上  
起又送一條性命正是

陰府又添長舌鬼

相罵今無縛板聲

大尹看見卽令放拶劉三旺向前叫喚喊破喉嚨也  
喚不轉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悽慘大尹心中不  
忍向丘乙大道你妻子與孫氏角口而死原非劉三  
旺拳手相交今孫氏亦亡足以抵償今後兩家和好  
尸首各自領歸埋葬不許再告違者定行重治衆人  
叩首依命各領尸首埋葬不在話下再說朱常卜才  
下到獄中想起枉費許多銀兩反受一場刑杖心中  
氣惱染起病來却又沾着瘟氣二病夾攻不勾數日  
雙雙而死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兩條性命

未詐他人

先損自己

說話的，我且問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個喪身亡家之報，那趙完父子活活打死無辜二人，又誣陷了兩條性命，他却漏網安享，可見天理原有報不到之處。看官，你可曉得古老有幾句言語麼？是那幾句古語道：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那天公算子，一个个記得明白，古往今來，曾放過那一個，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一來他的頑福未盡，二來時候不到，三來小子只有一張口，沒有兩副舌，說了

那邊便難顧這邊，少不得逐節兒還你個報應。閒話休題，且說趙完父子又勝了朱常，回到家中，親戚鄰里齊來作賀，喫了好幾日酒，又過數日，聞得朱常卜才俱已死了，一發喜之不勝。田牛兒念着母親暴露，領歸埋葬，不題。時光迅速，不覺又過年餘。元來趙完年紀雖老，還愛風月，身邊有個偏房，名喚愛大兒，那愛大兒生得四五分顏色，喬喬畫畫，正在得趣之時，那老兒雖然風騷，到底老人家，只好虛應故事，怎能勾滿其所欲，看見義孫趙一郎，身材雄壯，人物乖巧，尚無妻室，倒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廚房下，捱肩擦

背調嘴弄舌，你想世間能有幾個坐懷不亂的魯男  
子，婦人家反去勾搭，可有不肯之理。兩下眉來眼去，  
不則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猶如一對餓  
虎，那有個飽期。捉空就閃到趙一郎房中偷一手兒。  
那趙一郎又有些本領，弄得這婆孺體酥骨軟，魄散  
魂銷，恨不時刻并做一塊，約莫串了半年有餘。一日  
慶大兒對趙一郎說道：我與你雖然快活了這幾多  
時，終是碍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盡興。不如  
悄悄地逃往遠處，做个長久夫妻。趙一郎道：小孺子若  
真心肯跟我，就在此可以做得夫妻，何必遠去。慶大

兒道：你便是我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  
就做得夫妻。趙一郎道：向年丁老官與田婆都是老  
爹與大官人自己打死，詐賴朱家的。當時教我相幫，  
扛擡會許事完之日，分一分家私與我。那個棒槌還  
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孺子相愛，故不說起。你今既  
有此心，我與老爹說先要了那一分家私，尋个所在  
住下，然後再央人說要你做配，不怕他不肯。他若捨  
不得，那時你悄悄地徑自走了出來，他可敢道个不字。  
麼設或不達時務，便報與田牛兒同去告官，教他性  
命也自難保。慶大兒聞言，不勝歡喜道：事不宜遲，作

速理會說罷閃出房去次日趙一郎探趙完獨自個  
在堂中間坐上前說道向日老爹許過事平之後分  
一股家私與我如今朱家了帳已久要求老爹分一  
股兒自去營運趙完答道我曉得了再過一日趙一  
郎轉入後邊遇着慶大兒遞個信兒道方纔與老爹  
說了孃子畱心察聽看可像肯的慶大兒點頭會意  
各自開去不題且說趙完叫趙壽到一間廂房中去  
將門掩上低低把趙一郎說話學與兒子又道我一  
時含糊應了他如今還是怎地計較趙壽道我原是  
哄他的甜話怎麼真個就做這指望老兒道當初不

合許出了今若不與他些這點念頭如何肯息趙壽  
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慣了他做了個  
月月紅倒是無了無休的詐端想起這事止有他一  
個曉得不如一發除了根末無掛慮那老兒若是個  
有仁心的勸兒子休了這念胡亂與他些小東西或  
者免得後來之禍也未可知于不合萬不合却說道  
我也有這念頭但沒有個計策趙壽道有甚難處明  
日去買些砒礮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  
完事外邊人都曉得平日將他厚待的決不疑惑趙  
完歡喜以爲得計他父子商議只道神鬼不知那曉



得却被夢大兒瞧見料然必說此事情悄悄走來覆在壁上窺聽雖則聽着幾句不當明白恐怕出來撞着急閃入去欲要報與趙一郎因聽得不甚真切不好輕事重報心生一計到晚間把那老兒多勸上幾杯酒喫得醉燻燻到了床上夢大兒反抱定了那老兒撒嬌撒痴淫聲浪語這老兒迷魂了乘着酒興未免做些沒正經事體方在酣美之時夢大兒道有句語兒要說恁氣壞了你不好開口若不說又氣不過這老兒正頑得氣喘吁吁借那句話頭就停住了說道是那個冲撞了你如此着惱夢大兒道耐耐一郎這

厮今早把風話撩撥我我要扯他來見你倒說老爹和大官人性命都還在我手裏料道也不敢難爲我不知有甚緣故說這般滿話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說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當可不壞了名聲那樣沒上下的人不如尋个計策擺布死了也省了後患那老兒道元來這厮恁般無禮不打緊明晚就見功效了夢大兒道明晚怎地就見功效那老兒也是合當命盡將要藥死的話一五一十說出那婆孃得了實信次早閃來報知趙一郎趙一郎聞言喫那驚不小想道這樣反面無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

何饒得他過，摸了棒槌，鎖上房門，急來尋着田牛兒，把前事說與田牛兒，怒氣冲天，便要趕去廝鬪。趙一郎止住道：「若先嚷破了，反被他做了準備，不如竟到官司，與他理論。」田牛兒道：「也說得是。」還到那一縣去。趙一郎道：「當初先在婺源縣告起，這大尹還在原到他縣裏去，那太白村離縣止有四十餘里，二人拽開脚步，直跑至縣中，恰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齊喊叫，大尹喚入，當廳跪下，却没有狀詞，只是口訴。先是田牛兒哭稟一番，次後趙一郎將趙壽打死了文田婆，誣陷朱常卜才情，繇細訴將行兇棒槌呈上。大尹

大尹亦  
察

看時，血痕雖乾，鮮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當時爲何不首？」趙一郎道：「是時因念主僕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洩漏，昨日父子計議，要在今晚將毒藥鳩害小人，故不得不來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計議，怎地你就曉得？」趙一郎急遽間，不覺吐出實話，說道：「虧主人偏房愛大兒報知，方纔曉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來報信，想必與你有姦麼？」趙一郎被道破心事，臉色俱變，強詞抵賴。大尹道：「事已顯然，不必強辨。」卽差人押二人去拿趙完父子，并愛大兒前來赴審。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田牛兒畱回家歇宿，不題。且說

趙壽早起就去買下砒礪却不見了趙一郎問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雖然有些疑惑那個慮到慶大兒洩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細翻拿到縣中趙完見慶大兒也拿了還錯認做趙一郎調戲他不從因此牽連在內直至趙一郎說出報他謀害情由方知向來有姦懊悔失言兩下辯論一番不肯招承怎當嚴刑煨煉疼痛難熬只得一一細招大尹因害了四命情理可恨趙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問斬趙一郎姦騙主妾背恩反噬慶大兒通同姦夫謀害親夫各責四十雜犯死罪齊下獄中田牛兒發落寧家一

面備文申報上司具疏題請不一日刑部奉旨倒下號劄四人俱依擬秋後處決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了四條性命雖然是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若不因那一文錢爭鬧楊氏如何得死沒有楊氏的死屍朱常這詐害一裏也就做不成了摠爲這一文錢起共害了十二條性命這段話叫做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奉勸世人捨財忍氣爲上有詩爲證

相爭只爲一文錢 小隙誰知奇禍連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事得安然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况于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  
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  
奴如欺主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  
冊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柱蕭名穎十字茂挺蘭陵  
人氏自幼聰明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  
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真个胸中  
書富五車筆下句高于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掇巍科

名傾朝野，是一個廣學的才子，家中有個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避，身邊並無半文私蓄。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有時或烹甌茶兒，助他清思，或煖盃酒兒，節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從不曾打个瞌睡。如見蕭穎士讀到得意之處，他在旁也十分歡喜。那蕭穎士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兩樁見毛病。你道是那兩樁？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不把人看在眼內，纔登仕籍，便去冲撞了當朝宰相。那宰

在若是个有度量的，還恕得他過。又正冲撞了第一，个忌才的李林甫。那李林甫混名叫做李貓兒，平昔不知壞了多少大臣，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却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被他略施小計，險些連性命都送了。又虧着座主搭救，正削了官職，坐在家裏。第二件，是性子嚴急，却像一團烈火，片語不投，即暴躁如雷。兩太陽火星直爆，奴僕稍有差誤，便加捶撻。他的打法，又與別人不同，有甚不同？別人責治家奴，定然計其過犯大小，討个板子，教人行杖，或打一十，或打二十，分个輕重。惟有蕭穎士，不論事體大小，略觸

着他的性子，便連聲喝罵，也不用什麼板子，也不要人行杖，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隨分掣着一件家火，沒頭沒腦亂打，憑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个氣息，若不像意，還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四散逃去，單單存得一個杜亮，論起蕭穎士，止存得這個家人種兒。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使慣的氣兒，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起先奴僕衆多，還打了那個空了，這個到得禿禿裏獨有杜亮時，反覺打得勤些。論起杜亮，遇着這般難理會

的家主，也該學衆人逃走去罷了，偏又寸步不離，其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再無一點退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罷起來，整一整衣裳，忍着疼痛，依原在旁答應說話的。據你說杜亮這等奴僕，莫說千中選一，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個對兒。這蕭穎士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一個竅不通的蠢物，他須是身登黃甲，位列朝班，讀破萬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蠻打，沒一點仁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常言道得好：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穎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

馴謹打過之後，深自懊悔道：「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樣毒打？今後斷然不可到得性發之時，不覺拳脚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這也不要，單怪蕭穎士性子急躁，誰教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恰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撲禿的兩條腿就跪倒在地。蕭穎士本來是個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個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承幾下。杜亮有個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左邊，因見他常打得這個模樣，心下到氣不過，攬撥杜亮道：『凡做奴僕的，皆因家貧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貪圖現成衣食，

二來指望家主有今，發跡日子，帶挈風光，模得些東西，做個小小家業，快活下半世，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措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怎樣不知好款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存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別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喫好穿好，還要作成趣一貫兩貫，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邊纔叫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煩，還未答應時，這邊又叫某大叔，我也有件事兒勞動，真個應接不暇，何等興頭？若是阿哥這樣肚裏又明白

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存小心走到勢要人家怕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雖然中個進士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料道也沒個起官的日子有何撇不下定要與他纏帳杜亮道這些事我豈不曉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云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栖奴僕雖是下賤也要擇个好使頭像我主人止是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他沒處再尋得第二個出來杜明道滿天下無數官員宰相貴戚豪家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個窮官杜亮道他們有的不過是爵

位金銀二事杜明道只這兩樁儘勾了還要怎樣杜亮道那爵位乃虛花之事金銀是臭污之物有甚希罕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萬言不要打个稿兒真个煙雲繚繞華彩繽紛我所戀戀不舍者單愛他這一件耳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不覺呵呵大笑道且問阿哥你既愛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喫冷時可作得衣穿麼杜亮道你又說笑話才學在他腹中如何濟得我的飢寒杜明道却元來又救不得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愛他何用當今有爵位的尚然只喜趨權附勢沒



有餘位者  
不知憐才  
惜學而憐  
情及出自  
僕人才人  
學士至此  
河隕涕矣

西世世言 卷三十五  
一个肯憐才惜學，你我是个下人，但得飽食煖衣，尋覓些錢鈔做家，乃是本等，却這般迂濶愛什麼才學，情願受其打罵，可不是个呆子。杜亮笑道：「金銀我命裏不曾帶來，不做這個指望，還只是守舊。」杜明道想是打得你不爽利，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杜亮道：「多承賢弟好情，可憐我做兄的，但我主這般博奧才學，揔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他，遂不聽杜明之言，仍舊跟隨蕭穎士，不想今日一頓拳頭，明日一頓棒子，打不上幾年，把杜亮打得漸漸遍身疼痛，口內吐血，成了个傷癆症候。初時還勉強趨承，次後打熬不過半眠半起，又過幾時，便久臥床席。那蕭穎士見他嘔血，情知是打上來的心，下十分懊悔，還指望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捱了兩月，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只管涕泣，備辦衣棺埋葬。蕭穎士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叫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那个肯來跟隨？就有个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倦之處，還認做杜亮在傍，擡頭不見，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胃中，泪如泉湧，大叫一聲：「杜亮，我讀了一世。」

六

可泣可歎

付此知已  
洞穴九泉  
可瞑目矣

的書。不。曾。遇。着。个。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你。到。是  
我。的。知。已。却。又。有。眼。無。珠。枉。送。了。你。性。命。我。之。罪。也。  
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自。此。也。成。了。个。嘔  
血。之。疾。將。書。籍。盡。皆。焚。化。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病  
了。數。月。也。歸。大。夢。遺。命。教。遷。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為  
證。

納賄趨權步步先

高才會見幾人隣

當路若能如杜亮

艸萊安得有遺賢

說話的這杜亮愛才戀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  
畢竟還帶些腐氣未為全美若有別樁希奇故事異

樣話文再講回出來列位看官穩坐着莫要性急適  
來小子道這段小故事原是入話還未曾說到正傳  
那正傳却也是个僕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獨力  
與孤孀主母掙起个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兒  
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到得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  
今名垂史冊待小子慢慢的道來勸諭那世間為奴  
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傳个美名莫學  
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罵你道這段話  
文出在那个朝代什麼地方元來就在 本朝嘉靖  
爺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個鄉村名

曰錦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恰是弟兄三個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個名徐哲渾家顏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親遺命合鍋兒喫飯并力的耕田掙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又有一個老僕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也生下一個兒子還只有十來歲那阿寄也就是本村生長當先因父母喪了無力殯殮故此賣身在徐家爲人忠謹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種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有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寄又不達時務遇着

匙手便與徐哲有緣

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便苦口規諫徐哲尚肯服善聽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個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擦舌高聲叱喝有時還要奉承幾下消食拳頭阿寄的老婆勸道你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算他們是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繇他自去主張罷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討恁樣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說婆子道累說不聽這也怪不得你了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耻辱正合着古人兩句言語道是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不則一日徐哲忽地患了个傷寒症候七日之間即  
 便了帳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殮  
 做些功果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  
 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  
 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  
 况他已死了我們日夜喫辛喫苦掙來却養他一窩  
 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你我兒  
 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不比你我反多  
 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絲

人之見  
大體

不肯

他們有得喫沒得喫可不與你我沒干涉了只是當  
 初老官兒遺囑教道莫要分開今若違了他言語被  
 人談論却怎地處那時徐召若是个有仁心的便該  
 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  
 了聽見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兒雖  
 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背不得  
 的况且我們的家事那个外人敢來談論徐言連稱  
 有理即將田產家私暗地配搭停當只揀不好的留  
 與姪子徐言又道這牛馬却怎地分徐召沉吟半晌  
 乃道不難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

醜世情言 卷五  
時到有三个喫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股派與三房裏卸了這干係可不是好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肴請過幾個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個姪兒那兩個孩子大的纔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叫做壽兒隨着母親直到堂前連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傳至子姪這輩分析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變弟婦又是个女道家不知產業多少况且人家消長不一

碎心語

到後邊多掙得分與舍姪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作眼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說道摠是一樣配搭至公無私只勞列位着个花押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眼中撲簌簌珠淚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是个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脚蟹一般如何撐持的門戶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開還是二位伯伯摠管在那里扶持兒女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

私心偏黨  
公道小人  
之言不足  
憑如此

決不敢爭多，競少。徐召道：「三娘子，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個分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的說話，那里作得准。大伯昨日要把牛馬分與你，我想姪兒又小，那個去看養？故分阿寄來，幫扶他。年紀雖老，筋力還健，賽過一個後生家。種作哩，那婆子績麻紡線，也不是喫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兩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顏氏見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拘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書，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那個肯做開冤家，出尖說話？一齊着了花押，勸慰

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有詩爲證。

分書三紙語從容。

人畜均分稟至公。

老僕不如牛馬用。

擁孤孀婦泣西風。

却說阿寄那一早，差他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回來時，裏邊事已停妥。剛至門口，正遇見老婆，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分付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你休得又去閉管，討他的怠慢。阿寄聞言，喫了一驚，說道：「當先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撇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

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轉身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族長怎好張主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得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得也要講个明白又問道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喫酒正在高興不好遽然問得站在旁邊問壁一个鄰家擡頭看見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娘子須是竭力幫助便好阿寄隨答道我年紀已老做不動了口中便說心下暗轉

道元來撥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没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掙个事業起來也不被人耻笑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口聽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脚聽時顏氏哭道天阿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守那里說起半路上就拋撇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撥開來如今教我沒投沒奔怎生過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產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里知得好歹只一件上已見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

種馬兒可雇倩與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却推兩個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不及馬牛的力麼？」顏氏慙地裏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到驚了一跳，收泪問道：「你怎地說？」阿寄道：「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個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

勤于紡織，亦可少助薪水之實。那田產莫管好歹，把來放租與人，討幾擔穀子，做了樁主。三娘同姐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那資本。營運數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何消愁悶？」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瞞三娘說，老便老，健還好，眠得遲，起得早，只怕後生家還趕我不上哩。」這到不消慮得。顏氏道：「你打帳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論得定。



西世情言 卷三十五  
的顏氏道說得有理待我計較起來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家火照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至堂前答應衆親鄰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徐言即喚个匠人把房子兩下來斷教顏氏另自開个門戶出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衣飾悄悄教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這些少東西乃我盡命之資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細微之利也就勾了臨事務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大伯們耻笑口中便說不覺

喜年而有  
百氣何事  
所成

淵隨言下阿寄道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識在此管情不負所托顏氏又問道還是幾時起身阿寄道本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可要揀个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子何必又揀即把銀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裏向婆子道我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裳打疊在一處元來阿寄止與主母計議連老婆也不通他知得這婆子見驀地說出那句話也覺駭然問道你往何處去做甚生意阿寄方把前事說與那婆子道阿呀這是那里說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着脚却去

弄虛頭說天話兒攬這帳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莫要把去弄出個話靶連累他没得過用豈不終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還三娘拚得早起晏眠多喫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彼此到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曉得什麼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你未風先雨遂不聽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却沒個被囊只得打个包兒又做起一個纏袋準備些乾糧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說道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去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雖則

各分門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言二人聽了不覺暗笑答道這倒不消你可囑只要賺了銀子回來送些人事與我們阿寄道這个自然轉到家中喫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上麻鞋背着包裹雨傘又分付老婆早晚須是小心臨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嚀阿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且說徐言弟兄等阿寄轉身後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好沒見識有銀子做生意却不與你我商量倒聽阿寄這老奴才的說話我想他生長已來何曾做慣生意哄騙孤孀婦人的東西自去快活這本錢可不白白送落徐召道便是當

人心

初合家時却不把出來營運如今纔分得即教阿寄  
做客經商我與三娘子又沒甚粧奩這銀兩定然  
老官兒存日三兄弟剋剝下的今日方纔出豁總之  
三娘子瞞着你我做事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  
妬忌了且待阿寄拆本回來那時去啖他正是

雲端看廝殺

畢竟就輸贏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  
轉着道聞得販漆這項道路頗有利息况又在近處  
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徑直至慶雲山中元

來採漆之處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  
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  
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心生一計  
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買三盃請他說道我  
是个小販子本錢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  
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那一次來大大再  
整个東道請你也是數合當然那主人家却正撞着  
是个貪盃的喫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  
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裝裹停當恐怕客人們  
知得嗔怪到寄在鄰家放下

日起个五更打發阿

寄起身那阿寄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歡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到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遂雇船直到蘇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個乾淨一色都是見銀並無一毫賒帳除去盤纏使用足足賺個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到我今空身回去須是趁船這銀兩在身邊反擔干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去多少尋些利息也好打聽得楓橋秬米到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錢乃道這販米生意量來必不喫虧遂糴了六十多擔秬米載到杭州出脫

那時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個月不下雨稻苗都乾壞了米價騰湧阿寄這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挑長了二錢又賺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頗頗順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到既在此間怎不去問問漆價若與蘇州相去不遠也省好些盤纏細細訪問時比蘇州反勝你道爲何元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阿寄得了這個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雲山已備下些小人事送與主人家依舊又買三盃相請

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顏開一如前番悄悄先打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就都賣完計算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只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乃道下次還到遠處去與牙人算清了帳目收拾起程想道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掛念且回去回覆一聲也教他放心又想道總是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銀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後回家豈不兩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銀兩付與牙人自己趕回家去正是

先收漆貨兩番利

初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掛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懷着鬼臉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弟兄在背後擷唇簸嘴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見兩個兒子亂喊進來道阿寄回家了顏氏聞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深深唱个大喏顏氏見了他反增着一个蹬心拳頭冒前突突的亂跳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便問道你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些利錢那阿寄叉手不離方寸不慌不忙的說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一來托賴三娘洪福做的却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

此如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來回覆一聲顏氏聽罷喜從天降問道如今銀子在那里阿寄道已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曾帶回我明早就要去的那時合家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身別了顏氏又往慶雲山去了且說徐言弟兄那晚在鄰家喫社酒醉倒故此阿寄歸家全不曉得到次日齊走過來問道阿寄做生意歸來趁了多少銀子顏氏道好教二位伯伯知得他一向販漆營生倒覓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怎樣賺錢時不勾幾年便做財主哩顏氏道伯伯休要咲話免得飢寒便

勾了徐召道他如今在那里出去了幾多時怎麼也不來見我這樣沒禮顏氏道今早原就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問道那銀兩你可曾見見數麼顏氏道他說俱留在行家買貨沒有帶回徐言呵呵笑道我只道本利已到手了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眼飽肚中飢耳邊到說得熱烘烘還不知本在何處利在那里便信以為真做經紀的人左手不托右手豈有自己回家銀子反留在外人據我看起來多分這本錢弄折了把這鬼話哄你徐召也道三娘子論起你家做事不該我們多只但你終是女眷

二徐所言  
亦世情之  
常但非所  
以律寄老  
耳

家不知外邊世務既有銀兩也該與我二人商量買幾畝田地還是長策那阿寄曉得做甚生理却瞞着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賸撞我想那銀兩不是你的粧奩也是三兄弟的私蓄須不是偷來的怎看得恁般輕易二人一吹一唱說得顏氏啞口無言心下也生疑惑委決不下把一天歡喜又變爲萬般愁悶按下此處不題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那行家已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徑到興化地方利息比這兩處又好賣完了貨却聽得那邊米價一兩三擔斗斛又大想起杭州見

今荒歉前次糴客販的去尚賺了錢今在出處販去怕不有一兩個對合遂裝上一大載米至杭州准准糴了一兩二錢一石斗斛上多來恰好頂着船錢使用那時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伶俐凡販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幾帳長有二千餘金看看捱着殘年算計道我一个孤身老兒帶着許多財物不是耍處倘有差跌前功盡棄況且年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餘下的再出來運弄此時他出路行頭

諸色盡備，把銀兩逐封緊，包裹藏在順袋中。水路用舟，陸路雇馬，晏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把行李馱入婆子，見老公回了，便去報知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場，這番心裏比前更是着急。三步并作兩步，奔至外廂，望見了這堆行李，料道不像個折本的心。就安了一半，終是忍不住，便問道：「這一向生意如何？銀兩可曾帶回？」阿寄近前，見了個禮，說道：「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說。」教老婆頂上中門，把行李盡搬

顏氏謹言  
忍氣亦像  
个守財主  
母

至顏氏房中，打開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籠收藏。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顏氏因怕惹是非，徐吉當日的話，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歇息。則个又分付，倘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阿寄道：「老奴理會得正話。」聞外面開開聲，叩門原來却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特來打探消耗。阿寄上前，作了兩個揖。徐言道：「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相，今番又趁若干利息？」阿寄道：「老奴托賴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費，乾淨趁得四五十



問一個財  
子便生一  
個敗子此  
其故何也  
請做財主  
的自想

兩徐召道阿呀前次便說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  
了許多時反少起來徐言道且不要問他趁多趁少  
只是銀子今大可曾帶回阿寄道已交與三娘了二  
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置  
買田產悄悄地央人尋覓大抵出一個財主生一個敗  
子那錦沙村有個晏大戶家私豪富田產廣多單生  
一子名爲世保取世守其業的意思誰知這晏世保  
專于闖賭把那老頭兒活活氣死合村的人道他是  
個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爲獻世寶那獻世寶  
同着一班無藉朝歡暮樂弄完了家中財物漸漸搖

動產業道是零星賣來不勾用索性賣一千畝計價  
三千餘兩又要一注兒交銀那村中富者雖有一時  
湊不起許多銀子無人上椿延至歲底獻世寶手中  
越覺乾逼情願連一所庄房只要半價阿寄偶然聞  
得這個消息即尋中人去討個經帳恐怕有人先成  
了去就約次日成交獻世寶聽得有了售主好不歡  
喜平日一刻也不着家的偏這日足跡不敢出門呆  
呆的等候中人同往且說阿寄料道獻世寶是愛喫  
東西的清早便去買下佳肴美醞喚個厨夫安排又  
向顏氏道今日這場交易非同小可三娘是個女眷

又是阿寄  
知大體處

家兩位小官人又幼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旁說話  
難好與他抗禮須請問壁大官人弟兄來作眼方是  
正理顏氏道你就過去請一聲阿寄即到徐言門首  
弟兄正在那里說話阿寄道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  
特請二位官人來張主二人口中雖然答應心內又  
怪顏氏不托他尋覓好生不樂徐言說道既要買田  
如何不托你我又教阿寄張主直至成交方纔來說  
只是這村中沒有什麼零星田賣徐召道不必猜疑  
少頃便見着落了二人坐于門首等至午前光景只  
見獻世寶同着幾個中人兩個小廝拿着拜匣一路

拍手拍脚的咲來望着間壁門內齊走進去徐言弟  
兄看了倒喫一嚇都道咦好作怪聞得獻世寶要賣  
一千畝田實價三千餘兩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難  
道獻世寶又零賣一二十畝疑惑不定隨後跟入相  
見已罷分賓而坐阿寄向前說道晏官人田價昨日  
已是言定一依分付不敢斷少晏官人也莫要節外  
生枝又更他說獻世寶亂嚷道大丈夫做事一言已  
出駟馬難追若又有他說便不是人養的了阿寄道  
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後兌銀那紙墨筆硯准備得  
停停當當拿過來就是獻世寶拈起筆盡情寫了一

紙絕契，又道省得你不放心，先畫了花押，何如？阿寄道：如此更好。徐言弟兄看那契上，果是一千畝田，一所庄房，實價一千五百兩，嚇得二人面面相覷，伸出了舌頭，半日也縮不上去，都暗想道：阿寄做生意，總是趁錢也，趁不得這些，莫不做強盜打劫的，或是掘着了藏奸，生難猜。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進去，交與顏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馬，提來放在卓上，與顏氏取出銀子來兌，一色都是粉塊細絲。徐言徐召眼內放出火來，喉間煙也直冒，恨不得推開眾人，通搶回去。不一時，兌完擺出酒肴，飲至更深，方散。次日

阿寄又向顏氏道：那庄房甚是寬大，何不搬在那邊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顏氏曉得徐言弟兄如此，也巴不能遠開一步，便依他說話，選了新正初六，遷入新房。阿寄又請个先生，教兩位小官人讀書，大的取名徐寬，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都傳說掘了藏銀子，不計其數。連坑廁說來，都是銀的，誰个不來趨奉。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停當，依舊又出去經營。這番不專于販漆，但聞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下米穀，又將來騰那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獻世寶的田宅盡

歸于徐氏門庭熱鬧牛馬成羣婢僕雇工人等也有  
整百好不興頭正是

富貴本無根

盡從勤裏得

請觀懶惰者

面帶飢寒色

那時顏氏三個女兒都嫁與一般富戶徐寬徐宏也  
各婚配一應婚嫁禮物盡是阿寄支持不費顏氏絲  
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寬弟兄俱  
納个監生優免若干田役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  
姻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  
他出去又派个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

從不曾私喫一些好飲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  
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數不論  
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中遇着便跳  
下來閃在路傍讓過去了然後又行因此遠近親鄰  
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  
那徐言徐召雖也掙起些田產比着顏氏尚有天淵  
之隔終日眼紅頸赤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勸顏氏  
各助百金之物又築起一座新墳連徐哲父母一齊  
安葬那老兒整整活到八十患起病來顏氏要請醫  
人調治那老兒道人年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

費錢鈔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住在床前看視  
一面準備衣衾棺槨病了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  
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牛馬力已少盡死亦無  
恨只有一事越分張主不要見怪顏氏垂泪道我母  
子全虧你氣力方有今日有甚事體一憑分付決不  
違拗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遍與顏氏道兩  
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析倘那時嫌  
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  
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今日交付與二位小官人各  
自去管業又叮囑道那奴僕中難得好人諸事須要

自己經心切不可重托顏氏母子含泪領命他的老  
婆兒子都在床前啼啼哭哭也囑付了幾句忽地又  
道只有大官人一官人不曾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  
去請來顏氏即差个家人去請徐言徐召說道好時  
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却來思想可不扯淡不去不  
去那家人無法只得轉身却見徐宏親自奔來相請  
二人滅不過姪兒面皮勉強隨來那老兒已說話不  
出把眼看了兩看點點頭兒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兒  
媳啼哭自不必說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  
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泪惟

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憐那老兒

辛勤好似蠶成繭

繭老成絲蠶命休

又似採花蠶釀蜜

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事徐言徐召看見棺木堅固衣衾整齊扯徐寬弟兄到一邊說道他是我家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送就是當初你家公公與你父親也沒恁般齊整徐寬道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若薄了他肉心上也打不過去徐召嘆道你老大的人還是個呆子這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豈真是他本事掙來的哩

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剋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你却空出肉裏錢來與他備後事徐宏道不要冤枉壞人我看他平日一釐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見有什麼私房徐召又道做的私房藏在那里難道把與你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他房中一檢極少也有整千銀子徐寬道摠有也是他掙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他的見個明白也好徐寬弟兄被二人說得疑疑惑惑遂聽了他也不通顏氏知道一齊走至阿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去閉上房門開箱倒籠遍處一搜

明心事

小人之  
何人以  
八之為  
人哉

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個帳兒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取妻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却定要來看還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自覺乏趣也不別顏氏徑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學向母親愈加傷感令合家掛孝開喪受弔多修功果追薦七終之後即安葬于新墳傍邊祭葬之禮每事從厚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母又教

兒子們以叔姪相稱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那合村的人將阿寄生平行誼具呈府縣要求旌獎以勸後人府縣又查勘的實申報上司具疏奏聞朝廷旌表其間至今徐氏子孫繁衍富冠淳安詩云

年老筋衰遜馬牛  
托孤寄命真無愧  
千金致產出人頭  
羞殺蒼頭不義侯



Faint vertical text impressio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organized in columns.





